



7月1日 /

身高180CM

星座：天蝎座

职业：消化内科副教授

天使的信仰

小著
2 楼

2

我会一直站在你的身边
和你一起变成更强的人
在一片白色世界里，她看到了他，白衣胜雪，目光坚定

Angel
faith

龙天：狂傲不羁、医术超绝的神级人物

我不求千古留名，我不求流芳百世，
因为我就是最接近神的人。

顾沅：恃才傲物、神秘冷酷的医学界翘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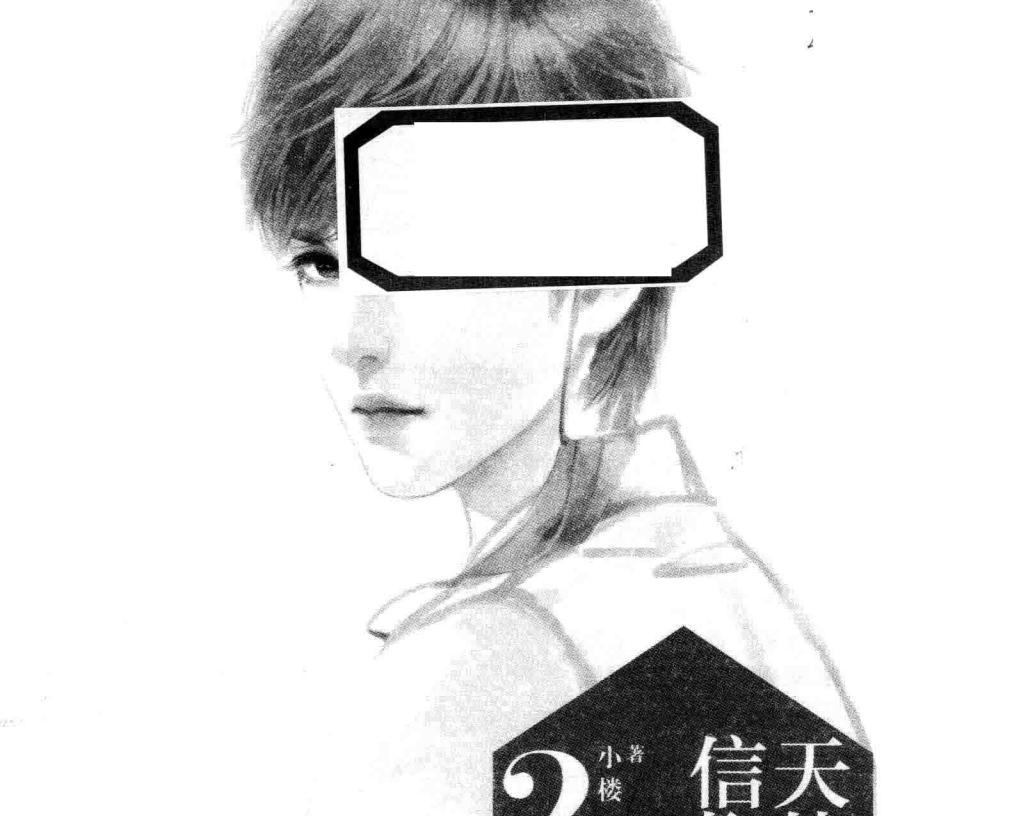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要当医生的真正理由。宁愿孤独，也要骄傲。我要那样的人生。

继《天使的信仰》大热后
一年精心等待

《花火》A 级签约作者小楼
极致沥心之作《天使的信仰》第二季再续经典

医学界阵容超强的男神女神组合
演绎万千读者最震撼的纸上医疗偶像剧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2 小著
樓

信仰天使的

Angel Hair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使的信仰 . 2 / 小楼著. —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926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9011 号

书 名	天使的信仰 . 2
作 者	小 楼
出 版 筹 算	黄小初 邹立勋
选 题 策 划	花 火 工 作 室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向婷婷 苏 惠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 版 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50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926-7
定 价	26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楔子 ◀ 001

第一章 ◀ 012
我自横刀向天笑，看不惯我滚蛋

第二章 ◀ 041
辛苦最怜天上月，昔昔成玦

第三章 ◀ 085
雪上空留马行处，he is lost

第四章 ◀ 104
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像狗屎

第五章 ◀ 129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低头不见抬头见



目 录

- 152 第六章**
天时怼兮威灵怒，生即苦难
- 180 第七章**
身既死兮神以灵，刹那芳菲
- 202 第八章**
人不曾来，可是心已经来过了
- 234 第九章**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也要死得有价值
- 266 第十章**
吾令凤鸟飞腾兮，丰碑无字



楔子



高原的天空，宁静幽远。

蓝得令人心碎。

强烈的日光照耀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上，整座宫殿都像笼罩在一圈光晕之中，神秘而宏大。只有真正从近处仰视，才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强大的压迫感，远比照片上磅礴，令人窒息。

连接天与地的护佑之所。

夏荷依望着那一列长得看不见头的转经轮怔怔出神。青烟缭绕，诵经声漫漫，法轮流彩，信民虔诚。仿佛间，她也置身于时间的长河中，溯游从之，宛立水中……

“夏护士，你在这里看什么呢？”

一个人悄悄走过来，站在了她的身后。

夏荷依依然凝望着延伸到远处的转经轮，神色一时空渺，一时动荡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才用一种遥远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——

“人死了以后，真的有往世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正是人类千古以来苦苦追寻的终极问题。可是，作为护士的她问出这样的问题来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

那人却不觉得意外，他异常认真地回答道：“上师索甲仁波切在《西藏生死书》里谈到，虽然我们将会如何轮回和轮回到哪里去，大都取决于业力，但我们在临终那一刻的心境却可以影响下一世的好坏。因此，在死亡的瞬间，只要努力产生善的心态，就可以造成幸福的轮回。不过，这种事情玄之又玄，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，只怕还要在阎王爷那里安个电脑桌才行。”

成熟男性沉厚的笑声从身后响起，荷依回转头，礼数周全地低下了头：“肖院士。”

来人正是本次带队的科学院院士肖欣华，专家组一行远上西藏的目的，正是为了解读活佛转世之谜。

肖欣华看着面前这个女子。她容貌姣好似月，气质高华似玉，做事稳重如磐，性格沉静如海。任何人见了她，都会顿生好感。但不知

为什么，随着相处的时间渐长，肖欣华却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她。

就比如现在，虽然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她的相貌和身形却仿佛笼罩在一抹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淡雾中，古典而悠远。

肖欣华也收起了打趣的心思，微微颌首道：“我听说你是主动要求加入这个研究组的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解的事情？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才若有似无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有一个故人……总觉得，他又回来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重生？”

荷依的目光一时缥缈，但最终点了点头。

还真是振聋发聩的消息啊！

只是为何她的声音如此飘忽，眼中的迷惘和神色间的凄楚又混合成一种矛盾而又奇妙的美感？肖欣华满心诧异。看她这副泥足深陷、难舍难分的样子，那个已经故去的人……是恋人吗？

肖欣华不动声色地问：“是因为长得像吗？”

荷依抿住唇。

如果只是长得像也就罢了，偏偏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……

肖欣华沉吟了片刻，自顾自解说起来：“如果是转世的话，那倒是一个异常珍贵的案例。对了，这个人今年多大？”

他多大了？

这个问题竟像一柄重锤，狠狠地击打在她胸口处。

荷依眼中的凄迷瞬间消失了。

“没有，只是长得像。”

“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”

她眼中的光华如海潮一样退去，只留下空白潮湿的印象。她迅速避开肖欣华探寻的目光，竟顾不得行礼，就扭头转身，准备离开。却不想这一转，猛然间那一长排看不见头的转经轮铺天盖地地强压下来，压迫着她的视网膜，压抑着她的喘息声，漫过天，大过地，似乎一手把她摁进了十八层地狱。

她颤抖得几乎站不直。

手指却紧紧抓住手机。

这一刻，漫过天，大过地，比僧侣诵经声更为强大的声音是——
龙天！龙天！

我在这里！

快来救救我！

我快要无法呼吸了！

粗重得几乎大过天地的呼吸声，从地球的另一端传来。

南极，内陆冰盖最高点。

白望全副武装，穿得像个太空人一样，一手杵着手杖，一手牵着绳，
随科考队一起艰难地向前行进着。

这是另一种体验。

艳红色的队伍行走在一片刺白耀目的雪原里，如此渺小，却又如
此炫目。

如同辽阔夜幕上点缀的星光，黑暗是永恒、宏大的主题，却因为
有了深浅明暗的光，才显露出波澜壮阔的美丽。

“到了！”

行进中的第一人终于停了下来，把尖尖的手杖用力插进雪堆里。

“我宣布，南极科考队第 21 次考察活动圆满成功！”

噗噗噗的鼓掌声，听起来总是那么可笑，而稀稀拉拉的喝彩声，
也很快被强烈的风声淹没了。

但胸中燃起的那一把火却仿佛越烧越旺，像烛炬蹦出的最后一点
火星，像流星绚烂地从空中划过。

“老白，老白，到前面来！”

队长大力挥舞着手臂，排在队伍最后的白望抬起了头。

他屁颠屁颠地追上去后，却被硬塞进一把小红旗。

“这次你功劳最大，小红旗让你插。”

“这不好吧，要留下历史罪证的。”白望笑嘻嘻地指着早已准备
好照相机的随队记者。

“怕个熊！一起插！”

队长搂住白望的肩膀，一起把艳丽的小红旗用力地插在冰穹A的最高点上。

咔嚓咔嚓咔嚓，快门声顿时响成了一片。

“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一次就折在这儿了。”队长压着嗓子，用只有白望才能听见的声音说，“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狮子大开口也没有关系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白望依然笑嘻嘻的，没个正样，“这个据点以我的名字命名，怎么样？”

“扯淡！整点别的！”

“反悔也太快了吧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的没下限总能突破天际！”

“那还扯什么犊子？赶紧照相合影，各找各妈吧。”

队员们嘻嘻哈哈围上来，勾肩搭背，咔嚓一声，照片上他们身后的旗帜映着最炫目的雪原光芒，红得嚣张。

合影结束后，其他队员开始着手科考工作，白望却一个人蹒跚着走远了。

“老白，一个人到哪儿去？小心冰窟窿把你叼走了！”

“我要留个标记，以证明望爷我曾经到此一游。”白望毫不遮掩地扯了扯裤子，那动作怎么看怎么三俗。

“你都这把岁数了，就不怕结冰顶你一跟头？”队员们打趣道。

“滚远点，老子快要憋不住了！”

队员们顿时笑成一片。忽然天地间响起一阵隆隆雷声，合着风声呼啸而来。

大家一起疑惑地看着天空——阳光耀眼得都快成激光了，哪儿来的晴天响雷？

“不是雷声吧，好像，好像是喊什么。”

队员们又认真听了一会儿。

“什么桐？”

“呜呜呜呜的，风声吧？”

“是老相好吧？”

队员们笑得越发厉害了。

不一会儿，白望又摇摇晃晃地回来了，在硕大的护目镜的遮挡下，他的神色模糊不清。

队长十分同情：“你这么喊，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得见。”

“滚！老子高兴！”白望笑骂道。

“咱能活得实际点吗？又不是古代，搞什么哭长城、望夫崖，打个电话不就全搞定了？”

“说得好！卫星电话给我！”

白望豪迈地一伸手，立刻就有队员狗腿地把电话递上来——没办法啊，对着救命恩人没法不狗腿。

白望摁了几个按钮，叉腰一站，声震肖野。

“龙天，你赶紧扶好了东西仔细听着，别震撼了你的小蛮腰！望爷我现在在南极！冰穹A！最高点！以后不许在我面前炫耀你见多识广！老子才是天下第一医！哈哈哈哈！”

队员们面面相觑——
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望爷的“老相好”？

他们之间……都是用这种方式相处的？

与雪原里野狼咆哮般的桀骜不驯完全不同，此刻的顾沅正安静地待在一间病房里。

他坐在病床前的米色沙发上，支起的双手遮挡了大半张脸，两只寒潭般的黝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病床上的人。

病房内幽暗森严，仅有些许日光漏下片状的光影，静谧得像按了暂停键的空镜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锁响了一下，一个轻盈的身影闪了进来。

“顾先生，这是你要的清单……”

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屋内时空静止魔法波及，女孩的步伐微微迟疑

了一下。

这时候，顾沅站了起来，对着来人轻轻一笑。

就像魔法棒在画面上轻点了一下，屋内的气氛顿时灵动起来。阳光落在他的眼睛里，金色的，镶着柔和春光般的微芒。

女孩的步伐立刻又轻快起来，她像一片羽毛飘向对方，在很近的距离才终于停住。

“这半年的开销，每一项我都仔细核对过了，绝对没问题。”

顾沅一边翻着清单一边轻笑起来：“我知道你是这里最好的，一定不会辜负我的信任……”

翻动的动作停了下来，顾沅看着清单结款处的数字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

女孩踮起脚看了一眼，轻声道：“这段时间医疗费涨得很快，我已经尽量帮你省了。”

“你做事，我放心。”

顾沅合上了资料夹，不动声色地躲开了女孩那近乎依偎的暧昧姿势。

“这段时间，他有清醒过来的迹象吗？”

女孩遗憾地摇了摇头，却又雀跃地报告道：“听说医院最近进了一台很高级的仪器，对这种长期无自主意识的病人很有效果，你要是同意，我立刻就给病人安排。”

顾沅看着她，平静的面孔上看不出一丝波澜。

“很高级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那台设备。”

女孩发现自己从不曾真正看透男人。他的面孔明明是柔和的，但不知为何却给人一种冷峻晦涩的感觉。他笑起来很好看，但总给人留下深深嘲讽的印象。就比如说现在，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分不清他是高兴，还是不高兴。

女孩迟疑了一下：“机器是全世界最好的。如果……如果是因为

经济上的问题，我不介意降低我的薪水补贴在病人身上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温柔的目光如水一般泻在她的身上。女孩顿时连骨头都酥了，声音也变得娇滴滴的：“其实啊，花那么多钱，用那么好的治疗手段，都不及你自身重要。

“我看了很多资料，植物人要想清醒过来，家人的陪伴是必不可少的。你要经常过来陪陪他，和他说说话。半年才出现一次什么的，实在是太少了……”

女孩说这番话是有私心的。

对于这个衣着得体、彬彬有礼，无论气质还是风度都超一流的男子，她是很想见的。而且，对一个植物人都这么好，多少钱都舍得花，他这个人一定也不错。女孩有心和他发展一段超出常态的关系，可是这位爷是出了名的大忙人，账上从来不缺钱，人却很少出现。女孩当然希望他能经常出现在这里，最好每天都出现。

女孩还想用撒娇般的语气继续劝说，可是真正触及男人的眼睛后，她竟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然后，她又退了两步。

这时候，顾沅忽然伸出一只手来，拉住她的胳膊。

“小心。”

女孩怔了一下，随即困惑地晃了晃头。

刚才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？

为什么想不起来了，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后退？

想要避开他那因阴鸷而显得浓黑的双眸？

“我还想和医生聊聊病人的治疗方案，你帮我找找他好吗？”

女孩这才回过神来：“哦，我这就去找他。”

顾沅笑了起来，笑容像一片羽毛轻轻落在她的眼睛里。

“谢谢你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我们再详谈。”

女孩顿时雀跃起来，一走出房门，立刻像欢快的燕子飞走了。顾沅紧盯着那扇门看了一会儿，又回头看着病床上尸体一样毫无知觉的

病人，忽然走过去，把呼吸机关掉了。

过了一分钟后，他又把它打开。

如此反反复复，恶作剧似的孩子气。

而病床上的人依然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有颤动一下。

顾沅垂下眼睛，浓密的睫毛掩住了他眼底的黑暗。

屋子里的时空又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凝滞，直到一个空洞得近乎残忍的声音响起。

“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醒过来？”

“父亲大人。”

“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？龙天臭流氓！”

杨振羽守着手机，已经是第五次发作了。

可是那个家伙显然没有接收到她近乎诅咒的脑电波，依然不慌不忙地发着短信。

“忙。”

“很忙。”

“电话中。”

“你想我了？”

想你个大头鬼啊！要不是为了营救顾沅，我费得着工夫跟你扑腾吗？

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她的手机终于震动起来。

“怎么这么慢？你不是说十分钟后就给我回电话吗？”

振羽的怒气值随着时间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龙天的声音却依然懒洋洋的：“架不住你们那么思念我啊，这一转眼的工夫，接了三个电话，还包括你最关心的——顾老板。”

“顾沅？顾沅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？我想他一定不想你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么骄傲的一个人。”

孤芳自赏，绝不示弱。

振羽凝视着暗夜里浮起的苍白面孔，敏锐地捕捉到话里的信息：“他知道了你高干子弟的身份，所以向你求助了？”

龙天默认。

“那你怎么回答的？你有立刻告诉他你正在努力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！我趁机跟他谈了一下条件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面瘫这个人超级难搞的，输得连裤子都快没了，还紧勒着裤腰带不放。我趁机羞辱了他一顿，告诉他要么签卖身契，要么上法院，他终于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，哈哈哈哈！”

“你还要脸吗你还要脸吗你还要脸吗？”振羽一迭声地臭骂着。

“我若是要脸，你们以后跟着我还怎么混啊？”

振羽正磨着的刀无端停了下来。

龙天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我得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带出来，脸上有光，兜里有钱，车进车出，人见人爱。让你们觉得，跟着龙天干，不亏。”

振羽居然耐心地听了下去，没有打断，没有反讽。

“喂喂，信号没了吗？听得见就吱一声。”龙天用指甲敲着电话。

“吱。”振羽没好气地回应了一声。

“乖，小白鼠，你马上也要进实验组了。”

“滚滚滚滚滚！”振羽又开始怒斥他。

“对了，营救顾沅的计划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”

龙天终于严肃起来，让振羽不禁正襟危坐。

“说吧，怎么协助你？”

扯了半天四六不沾的话，可算回到正题了。振羽正在找笔纸准备记录，忽然听到那个精神病又犯病了。

“哎呀！电话又打进来了！总之你赶快订一张飞机票飞到B市来，到了以后我详细跟你说，挂了！”没有任何解释，电话迅速挂断了。

振羽顿时石化。

“当初你混急诊科的时候也没这么着急上火的，现在当上科主任

了是赶去投胎啊投胎啊还是投胎啊！”

真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和他接触后自己都会变得如此暴躁，就好像点燃了十米长的炮仗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处躲，肾上腺素蹭地就升到了极大值。

振羽在宿舍里转了好几圈，又喝了整整500毫升的水，才终于把气给喘匀了。她低头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，咬咬唇，又看了一眼，抓乱了头发。

“哎呀不想了，想打就打吧！反正不会少块肉！”

振羽一鼓作气摁了一串号码，抓着手机，视死如归地看着屏幕。

嘀——嘀——嘀——

顾沅的手机上也出现了与之对应的名字。

在铃声响起的第一时间，他就已经把手机抓在了手里。

可是直到铃声响到最后一声结束，他也没有接听。

他就这么一直看着，看着那个名字亮起，又灭掉，亮起，又灭掉。

终于，不再打来了。

可是他还是出现了幻听，就好像那个铃声还在不断响起，那个人还在电话那端等他。

他拿起手机，把它贴在自己丝毫没有温度的面颊上，就好像那个已经黑掉的名字依然能够听得见——

振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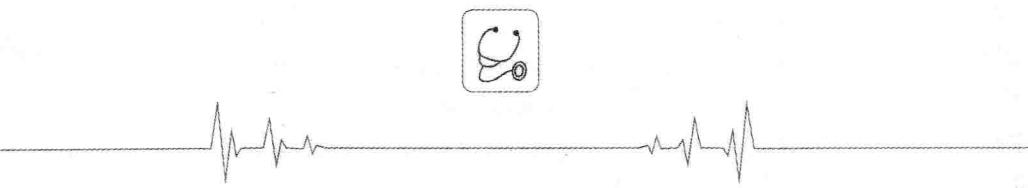
对不起。

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做不到了。

你眼睛里的世界非黑即白。

我所生存的那个世界。

你一定看不到。



第一章

我自横刀向天笑，
看不惯我滚蛋

